



巴滨路穿越

□张春燕

它的红,是慢慢积淀,巧用内功,一点点成熟、又一点点在人们眼中亮起来、艳起来的红。

它的红,又有着出乎意料的机遇和偶然。就如一个原本漂亮可人、却不被发现的女子,被偶然发现她的美好的人,从后面猛推一把,推到灯火璀璨、众人瞩目之处,她的美就那样突然、神奇地展示在世人面前。

这就是重庆巴滨路,一条热情、朴实、真诚、美丽的路。

几年前,我们在巴滨路附近买了套房子。儿子常说,在这城乡接合部,离想象中的都市生活总是差了一段距离。

每次到这个家,总能感觉它的周边,那些或快或慢、或隐或显的变化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小区对面那座小山搬走了,然后搬来一个全新的居民聚居区,林立的店铺和时尚的配套,还有全身披绿、在风中高歌、恍如铁甲勇士的公交站台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,距小区不到两公里的地方,一个4A级景区惊艳了世人,成为网红打卡点。

西流沱小镇,一个融入了巴渝民俗文化、集镇文化、滨水文化,集游览、休闲、娱乐、购物、美食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。

这里,有翘角飞檐、雕梁画栋的古建筑群。高达7层、为纪念革命先行者邹容而修建、已有百年历史的报恩塔,是小镇最醒目的标志性建筑。登上高塔,可以俯瞰小镇高低错落、鳞次栉比的青堂瓦舍,还有彩灯高悬、游人如织的青石古街,眺望不远处倒映着两岸多彩景致的长江。如今,修葺一新的报恩塔,被打造成西南首个“宝塔三维灯光秀”,声光电的融合展示,使它成为小镇吸睛点。

报恩塔左上方,有一口为求风调雨顺的许愿井,古朴幽深;小镇中心,脱胎于雄戏戏台,不时有大戏或折子戏在此上演;还有牌坊、市集,以及茶楼、饭馆和特色小吃店、小卖铺,让南来北往的游客来得开心,玩得尽兴。

小区左边,是巴滨路湿地公园。公园旁边,就是开通不久的轨道交通18号线,轨道穿越爆红的白居寺长江大桥,让这一片成为巴滨路上新增的热门景区,一片虚实相衬、连通地球与外星、过去与未来的特色景点。

白居寺大桥线条明快,造型独特,它的两座桥塔外形似两滴亮晶晶的水滴,以轻盈美丽的姿态滴入长江。从桥下看它,那神奇的圆形桥洞,如向世界洞开、通达外星、驶向外太空的神奇大门。桥跨部分,就是承载人们飞天梦想的星际飞船,宽敞、平坦、坚实。那一个个环环相扣、衔接紧密的扣板,是刻印着、记录着人们星际穿越故事和动感视频的芯片。

在看到白居寺长江大桥“星际之门”的视频后,外地网友惊叹:“桥墩也可以爆火,重庆真的很魔幻!”

左幻景,右网红。位居中间的我,大多数时候过着平淡简慢的日子。但我也会在春天里乘着意兴,在秋日里带着诗心,在所有想给日子增添些色彩或者别样体验的时候,向左穿越星际之门,抵达奇幻的未来;向右穿越古镇小路,回到千年前的宋代。然后经过一番寻幽,一番探奇,将古代、现代与未来,实景与幻景在脑子里反复叠印、反复刻录后,回到家中,继续日子的平淡与简慢。

在巴滨路,我在奇幻悠远与寻常平淡之间自由切换、穿越,多了些快乐精彩,更多了些幸福期待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老城补锅匠

□万艳

石板桥、城门洞、黄葛树,还有黄葛树下的补锅匠,一幅在时光中微微泛黄缓缓流动的画面,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
总有些地方、有些人承载着我们的过往。

20世纪70年代,我在城关镇一完小读书。从一年级至五年级,每天背着书包伙同一群与我一般大的顽童绕过黄葛树,走过东门桥,穿过城门洞,上学路上总有许多的故事和奇遇,记不清桥头的补锅匠是哪一天走进我故事里的。

他大概有50多岁的年纪,小个,瘦削,黧黑。永远是一套洗得泛白的蓝布衣裤,上面零星的补丁细致工整,就像他补的那些锅。不管春夏秋冬,不管刮风下雨都戴顶毛了边的破草帽,每个赶场的日子,补锅匠总会定时出现。

我早上上学时,老城的早市刚刚开始,一些卖针头线脑、烟叶扫帚等小生意的开始摆摊准备经营。他也到了,先是在黄葛树下的空地上忙而不乱摆弄他的家什,然后是生火炉。他一般会边生火炉边吆喝:“补锅嘞,补锅嘞……”此时陆陆续续有生意上门,有人头顶一口硕大的铁锅,只看得见身子和脚在移动;有人一甩一甩地提个破旧的筛壶;有人宝贝地捧着个旧洋瓷盆……他总是忙不迭地一一接过。我极力控制满心的好奇,不敢在他摊子前久停,因为上课时间快到了,匆匆瞄过,和同学拉扯着不情愿地向学校跑去。

坐在教室里的时间总是那么漫长,就像那首歌里唱的:“等待着下课,等待着放学,等待游戏的童年……”终于,中午12时,校园后面云顶山上传来高音喇叭荡气回肠的当当声,

我总是等不到老师的下课声第一个冲出教室,紧跟在身后的还有一大群狐朋狗友,大家慌乱地向补锅摊子奔去,因为,先到的会得到拉风箱的机会。

中午是补锅匠最忙的时候。他一边忙活,一边与赶完场来取锅的人结账。我们众星捧月地挤在摊前,小心翼翼赔笑,争抢着要帮他拉风箱。一般他心情好或者忙不过来时,会随手指点一两个,“你,你……”又补充说:“莫抢哈,一人拉一会儿,排轮子。”被点中的早就挽好袖子,摆好架势,一叫到就上。没点中的也不轻易放弃,在旁边乖巧地观望等待。

我们几乎都成了拉风箱的高手,给力均匀,快慢恰当。一拉一推间,随着氧气呼呼输入,炉子里的火星应和着我们的心情欢快跳跃。

补锅的工钱是按补疤的个数决定,五分钱一个。这时,锅主和补锅匠都十分认真,手指在补疤处挨个挨个地清点。一旁的我们,目光齐刷刷地聚在那锅上,也在旁高声报数。

遇到疤重叠得难以判断的,一般锅主会有意往少的数,补锅匠会特别真诚地纠正:“看嘛这个是重叠起的。”从来不甘当旁观者的我们挤上去当裁判:“重来,重数,我来,我来……”

岁月流淌,瘦了东门桥下的河水。桥边,那棵道劲的黄葛树,依然于风雨中,阅尽小城三百年的沧桑变幻;桥头,那始建于明嘉靖年,历经朝代更迭的城门洞已消失。随同它一起消失的有老城桥头的补锅匠,还有我快乐的童年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母亲的岁月

□吴修利

母亲迎来了她的第七十八个初夏,年龄的增长并没有让她放慢在自家土地上辛勤耕耘的脚步。春日里的播种、夏季烈日下的汗水、秋季丰收的喜悦以及冬天对庄稼的呵护,母亲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忙碌着,倾注了全部的爱与心血。

日复一日的农事,已变成母亲生命的一部分,成了她心灵的慰藉和快乐的源泉。母亲育有我们五个子女,父亲也领着退休金,本可让她享受一个安逸的晚年,但她对都市生活总是感到格格不入,始终执着于回到那片她深爱的土地之上。我们最终选择了理解,也许对母亲来说,土地不仅是她劳作的场所,更是她一生的伴侣和精神寄托。

每次回家,我总是急不可耐放下行李直奔菜地,寻找母亲忙碌的身影,那片土地绿意盎然,有玉米、果树、红苕、四季豆等。母亲提着装满蔬菜的篮子回家,我则帮她拿着锄头。庭院里,橘子花的香气浓郁,在一串红色微光的照耀下,绘出一幅温馨的夕阳画面。

父亲年事已高,身体多病,母亲一人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,不仅要照顾父亲,还要种地、做饭、洗衣。母亲真是太辛苦了,但她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,辛勤地劳作。我知道,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减轻我们的负担。父母的爱心,又有多少子女能真正理解呢?

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姐弟。家中仅有5亩薄地,她从早到晚,总有忙不完的活计。每当暑寒假,家中总是热

闹非凡,亲戚朋友家的小孩子们会来我家玩耍,一住就是一个月。母亲总是用最美味的白糕、猪儿粑、凉糕招待他们。我们在河里嬉戏,打水漂;在月光下,惬意地品尝着玉米;在稻草垛中藏猫猫,欢声笑语伴随着蛙鸣,构成了一幅难忘的童年时光。

母亲的一生,帮助过许多人,她的行为也深深影响了我们的一生。我想说,母亲,土地已成了您生命的一部分,您的最爱。您对故乡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改变,这份情感,就像您对我们的爱一样,是无法割舍的。

母亲的善良和智慧,是我们一生的财富。她以自己的言行教育我们,即使生活充满艰辛,也要坚持葆有善良的心,更要坚持葆有善良的心,更要坚持葆有善良的心,更要坚持葆有善良的心,更要坚持葆有善良的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蓝花楹

□潘昌操

大公馆立交上面
奔跑的绵羊群在天空草场
大公馆立交下面
车流在大地的血管里流淌

杜鹃花低于三角梅
三角梅低于蓝花楹
蓝花楹低于轻轨
轻轨也不处于立交的最高层

阳光的细针将过往密密缝起
我还是喜欢蓝花楹
她一袭蓝裙看时光如水傻傻地等
开花季节蓝出天空的灵魂

我也一身蓝衣
仿佛披上大海奔腾血液
我们默默相对
谁也没有为撞了衣而尴尬不已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推铁环(外一首)

□陈国华

铁环,被光脚丫男孩
从寨子东推到寨子西
铁环粘满男孩身上的汗滴

铁环,滚动在圆圈上
推过一段,刻下一段岁月
直到围成一个圈
滚动的日子,技巧留给推手

推手的眼前,无数个铁环
在高铁上推动
落脚,筑起一大片高楼

铁环,被推到天边
最后变成一轮夕阳

骑竹马

春天的思绪,被风筝牵扯老远
故乡的老院子里
一群光脚仔和丫头,舞动竹竿
比照银屏里的戏曲

东角,阿毛骑竹马
围慧英转圈,眼里传送似懂非懂的神
一阵哄笑声后,在各自家中回荡

岁月流逝
阿毛与慧英同骑竹马
竹竿,杆长的东西两头回眸
味,在满头白发里诉说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